

程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書

與楊誨之再說車敦勉用和書

一本作與楊誨之書

足下幼時未有以異於衆童僕未始知足下及至潭州乃見

足下氣益和業益專端重而少言私心乃喜知舜之陶器不

苦竄音瘦病也又器中空也為信然而舜之德可以及土

泥而不化其子何哉是又不可信也則足下本有異質而開

發之不早耳然開發之要在陶煦呼句切然後不失其道則

足下亦教諭之至固其進如此也自今者再見足下文益奇

藝益工而氣質不更於潭州時乃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惑

於外君子之道也然則顯然翹然秉其正以抗於世世必為

敵讎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故愛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

吾固欲其方其中圓其外今為足下作說車可詳觀之車之



說其有益乎行於世也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併也併音排及賀州所未有者文又三篇此言皆不欲出於世者足下默觀之藏焉無或傳焉吾望之至也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救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寬聞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醜正者莫敢肆其吻矣甚賀甚賀僕罪大不得與於恩澤然其喜不減之足下者何也喜聖朝舉數十年墜典太平之路果辟辟音開則吾之昧昧之罪亦將有時而明也方築愚溪東南為室耕野田園堂下以詠至理吾有足樂也足下過今年當待從北下僕得掃溪上設有酒以俟趨拜足下發南州當先示僕得與獵夫漁老上下水陸擇味以給膳羞雖不得久亦一時之大願也過是無可道福來辭行急福來不可留言不盡所發不具其頌音

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一書

本作與楊誨之第二書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於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為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怜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怜之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况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外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為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弊車果為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怕人夫剛柔無常位皆

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
後得名為君子必曰外恒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家語相魯
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軫伐儒之使仲由魯三都公山
弗獲率費人以襲魯魯孔子以公登武子之臺命申句須樂傾
勤十衆及為蹇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莊以莅乎人君子其
不克歟中恒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禮切哀矜淑問之
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為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
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
吾以為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今將
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
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悛高宗曰啓乃心沃
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
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子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
天子之位捉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

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
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
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已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
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
縱目印鼻印即印字
或音昂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
可苟不為是則亦入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
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
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績文字以矜世
取譽聖人不足重也重一本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唯上
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
子果不能為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
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距而
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傳

說曰唯狂克念作聖尚書多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
輕躁狠戾異甚然得而繫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為
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為人所
為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踣弊自絕履云踣也故吾信夫狂
之為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為狂之克念者而曰我
不能一本更有我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為也非
不能也凡吾之致書為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為車
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
不為聖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
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為翦翦拘拘者哉子
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
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為與世
同波工為翦翦拘拘者以是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

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翦翦
拘拘也又子自言處眾中偏則擾攘欲棄去不敢猶勉強與
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為車之說耶忍污雜賢譁尚可恭其
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為佞且偽其盲在
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一本以字如斯而已矣
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
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為若
是豈怕媿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一本茫洋而後言偃蹇而
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
見罵如是而心反不媿耶聖人之禮讓其且為偽乎為佞乎
今子又以行險為車之罪夫車之為道豈樂行於險耶度不
得已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耳一本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
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不幸而

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
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
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竈其物切楚吾子其類
是歟佞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
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為險而害也要之
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申而復之非為佞而利於險也明矣
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為號固
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吾所謂圓者不如
世之突梯苟冒突吐忽切又音脫楚辭將突梯滑稽注轉隨俗也以矜利乎己者也
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
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
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
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怕人為羣

輩數十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訕罵詬辱不為之面則
為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
號為狂踈人矣及為藍田尉留府庭日暮走謁於大官堂下
與平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筭贏縮又二年
為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為得然已
得號為輕薄人矣及為御史即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
恐懼思欲不失名於人雖戒礪加切然卒不免為連累廢逐
猶以前時遭狂踈輕薄之號既聞於人為恭讓未洽故罪至
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甚熟
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
未為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己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
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
如吾更訕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

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為煩言往
復幸甚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今僕專專為掩匿覆蓋之慎
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為言道道固公
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
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已然後道可顯達也一本無
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為也士
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毀事見左傳襄獨何如哉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蓋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
幸悉之足下所為書言文章極正其辭典雅後來之馳於是
道者吾子且為蒲梢駃騠何可當也蒲梢駃騠音武帝伐大宛得
千里馬號蒲梢又前鄒陽傳注
駃騠駃騠馬生七日而超其母其說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
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憂閔廢
錫悼籍田之罷意思懇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

為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荷車爾二音側洽切春也此當用決
鏟也音同史字多通用
溪泉為圃以給茹其隙隙同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
青天白雲以此為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
人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朝廷更宰相來政事
益修丈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言不負矣至
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道大旨如此粗坐五宗元白

答貢士沈起書

九月某白沈侯足下無恙蒼頭至得所來問志氣盈膺博我
以風賦比興之旨僕之樸駮專魯駮語而當惠施鍾期之位
意施與莊子鍾
子與伯牙深自慙也又覽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
琅珪璧之寶甚厚僕之狹陋蠻鄙而膺東阿昭明之任曹植
建封東阿王蕭統謚
昭明太子皆善論文又自懼也烏可取識者歡笑以為知己
羞進越高視僕所不敢然特枉將命猥承厚貺豈得固拒雅

志默然而已哉謹以所示布露于聞人羅列乎坐隅一作于使識者動目聞者傾耳幾於萬一用以爲報也嗟乎僕嘗病興寄之作堙鬱於世辭有枝葉蕩而成風益用慨然間歲興化里蕭氏之廬覩足下詠懷五篇僕乃拊掌愜心吟玩爲娛告之能者誠亦響應今乃有五十篇之贈其數相什其功相百覽者歎息謂余知文此又足下之賜也幸甚幸甚勉懋厥志以取榮盛時若夫古今相變之道質文相生之本高下豐約之所自長短大小之所出于之言云又何訊焉來使告遽不獲申盡輒奉草具以備還答不悉宗元白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尖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吊而更以賀也道遠言晚猶未能究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寧

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煬音漾也

以震駭左右而相膏肓肓音荒之具或以不給給音計

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悸悸音季於

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愠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

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

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

出群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一本作無京城人多言

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

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

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

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一本而負

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尚書即自以幸爲天子

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祗道於行列猶
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脩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
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孟簡字乃今幸為天火之
所滌盪天一本凡衆之疑慮乃舉為灰埃黔其廬藉其
垣灑音韻切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
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融火神則僕與幾
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
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辯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
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一本作是
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吊許不吊災君
子惡之事見左傳昭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吊
而更以賀也元祐二年願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
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

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為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
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
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貞元十四年九月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

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于

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為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按漢書志通籍者為二尺

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繫之宮門按省相應乃得入就職書府聞之怏然不喜怏乙

不樂也非特為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

焉既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

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于

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

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著論列大體聞于下執事

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

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悉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
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
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于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
傳李康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
觀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其盛於戲音烏希潘云
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
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
墮窳果切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誅罵有
司者誅蘇內息解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聞
之恟駭怛悸陶虛勇虛谷一切也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
為是嗜嗜也滿云嗜徒合切詩嗜香背增釋文香背作遂退託
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跼顧音尚何能
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

之乖刺歟刺盧達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
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
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
能容善偽一本能字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
真真凡十四年太學生薛約言事得罪調連州陽或乃飛文陳
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為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
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
向其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獲孟出
彼一聖兩賢人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
之門不拒病夫扁鵲典切俞附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
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
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
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

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已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
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俾爲史者有以
紀述也努力多賀勢也古柳宗元白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
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
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
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况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
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
有師有軌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
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
增與爲言詞一本作辭字同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
挈而東如是者數矣數色角切也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

屈原楚詞懷沙篇云屈其勿切僕往聞庸蜀之南怕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
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
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
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
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
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
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
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嗷嗷者嗷嗷早暮吠吾耳騷吾心
則固僵仆煩憤僵音姜仆音備古對切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
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
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
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
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憮音武京兆尹鄭叔則怫然

辨辨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其事去其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作燁燁烺烺音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

掉之掉切懼其剽而不留也剽切未嘗敢以忘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僂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踈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怕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子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質而去其各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一本无復字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

二十八日宗元白前時所枉文章諷讀累日辱致來簡受賜

無量然竊觀足下所以殷勤其文旨者豈非深寡和之情胡

彌高其和彌寡積無徒之歎懷不能已赴訴於僕乎如僕

尚何為者哉且士之求售於有司或以文進或以行達者稱

之不患無成足下之文左馮翊崔公先唱之矣秉筆之徒由

是增敬足下之行汝南周穎客又先唱之矣逢掖之列亦以

加慕逢掖本音逢以鋪紙衣也掖音亦与腋同禮記衣逢掖之衣逢掖大也大袂禪衣也夫如是致

隆隆之譽不又矣又何戚焉古之道上延乎下下倍乎上上

下洽通而薦能之功行焉故天子得宜為天子者薦之於天

諸侯得宜為諸侯者薦之於王大夫得宜為大夫者薦之於

君士得宜為士者薦之於有司薦於天堯舜是也薦於王周

公之徒是也薦於君鮑叔牙子罕子皮是也薦於有司而專

其美者則僕未之聞也是誠難矣古猶難之而况今乎獨不

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

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為足下抗手而進以取

長儒退而與分其祿前漢韓安國字不能為足下抗手而進以取

僂笑矧僕之齷齪者哉謂作擢擢注急促之貌前漢作擢擢

注局若將致僕於奔走先後之地而役使之後胡豆切則勉

充雅素不敢告僂拜嗚呼始僕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

古之大有為者汨沒至今自視缺然知其不盈素望久矣上

之不能交誠明達德行延孔子之光燭于後來次之未能勵

材能興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退乃偃偃於下列音

懶又丑良貌咕咕於末位咕他協日偃仰驕矜道人短長不亦

冒先聖之誅乎固吾不得已耳樹勢使然也穀梁子曰心志

既通而各譽其聞友之過也昭公九年蓋舉知揚善聖人不

非况足下有文行唱之者有其人矣繼其聲者吾敢闕焉其餘去就之說則足下觀時而已不悉宗元白

答嚴厚輿論師道書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為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與答章中立書欲變僕不為師之志而屈已為弟子凡僕所為一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聊歌以為箴行且求中以益已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為薄世笑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為外不足當衆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易耶仲尼可學不可為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事出左傳僖公二十二年仲尼豈易言耶馬融鄭

玄者一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為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為師弟子名而不取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瞋目閉口邪瞋目稱人切怒目也敬叔吾所信愛敬叔字今不得見其人又不敢廢其言一本無不字却吾言字下有哉字吾子文甚暢遠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筴即策字調其六轡中道之行大都捨是又奚師歟亟謀於知道者而考諸古師不乏矣幸而亟來亟去切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為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師後學之士到僕門日或
數千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甚之其甚之
也其教也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為者非以
師為非弟子為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為不足為一也
世久無師弟子決為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為二也其大
說具答章中立書今以往可觀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強僕自
始觀固奇秀才及見兩文愈益奇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
者誰出秀才右耶前已畢秀才可為成人僕之心固虛矣又
何鯤鵬互鄉於尺牘哉一本何下秋風益高暑氣益衰可偶
居卒談秀才時見咨僕有諸內者不敢愛惜大都文以行為
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
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

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
人賢士所慄慄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於道慎勿
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勃然爾勃潘本作殼口用切
則蔚然爾編加源又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
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
為秀才討未必過此不具宗元白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珩音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
退之之才過僕數人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一本無
固相假借為之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
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揚雄以為詞莫麗於
揚雄遠其雄文遣言措意假之一字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
揚雄遠其雄文遣言措意假之一字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

狂恣睢肆意有所作睢肆一本作肆又如字睢許維許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况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為不臣已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一本無是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加字而僕推駿卒無所為但越越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以固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宣宗元頓首再拜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三日宗元白得秀才書知欲僕為序然吾為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為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為輕薄小兒譁囂群朋

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汚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去聲吾是以懼潔然盛服而與負塗者處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為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為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為流俗所扇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答貢士蕭纂求為師書求為一本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負戴經籍退跡草廬塊守蒙陋坐自擁塞不意足下曲見記憶遠辱書訊賜以高文開其知思去聲而又超僕以宗師之位貸僕以丘山之號流汗伏地不知逃匿幸過厚也前時獲足下灌鍾城銘竊用唱導於聞人僕常赧然羞其僭踰今覽足下尺牘殷勤備厚似欲僕贊譽者此

固所願也詳視所賦曠然以喜是何旨趣之博大詞采之蔚然乎鼓行於秀造之列此其戈矛矣舉以見投為賜甚大俯用討度不自謂宜顧視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耘其蕪穢其非所宜僕不敢聞也其他唯命宗元白

報崔黯秀才書黯潘本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適家以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吾子文章

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於道中外而望於子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亦朽廢者之意故復云爾也凡人好辭工書者皆病癖也癖音僻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砥鍼功之悉廉破驗二切以石痲爛痲物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願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潛塊積瘕中子之內藏瘕音遐女病也玉篇又攻瘕攻詩一物恬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書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癖於伎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暗土炭暗徒離切嗜酸鹹者不得則大戚其親愛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之觀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雖未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鹹吾不敢愛但遠言其證不可也俟面乃悉陳吾狀未相見

且試求良醫為方已之苟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若積結既定醫無所能已幸期相見時吾決分子其啗嗜者不具宗元白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才志為文章又在族父處族父熱謂吳武陵或曰子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問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茲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聞踈之患乎還答不悉宗元白

復杜温夫書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二辱生書言皆逾千言意者相望僕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也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答而引譽且可自反而來徵不肯相見一作不肯取拜亟問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駸滯多所去其論安敢懸斷是且非耶書吾必曰周孔下疊周孔子一本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直躬見吾無所詛道一本無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為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耳得周孔千百何吾生曾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為文不能自雕斲引筆行墨快意累累始追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

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養蠶鵠卵者吾取焉潘云蠶聲中大青蠶也鵠胡切莊子曰弄道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為十數文即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荆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則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巖然類丈夫巖巖視端形直心無岐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克之爾謹克之則非吾獨能生勿怨下一本生字取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而已矣宗元白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書

日月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謹獻書于相

公閣下

謹字下

一本

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而墜千仞之下

者

左傳昭公四年注二

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

人皆去而不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曠太息

曠類賓

良父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

俄而有若鳥獲者持長縷千尋

縷古杏切

徐而過焉其力足

為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

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逮乎已然

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音不復望於上矣宗元

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陷乎大阨窮蹟殞

墜廢為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

曠者俱不乏焉然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音咽也曰庶幾

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今閣下以仁

義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實竊拊心自慶以為獲其所望故敢

致其詞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沈埋陪斃無復振矣
黜切伏惟動心焉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閣下之明其
知之又矣繁言蔓詞祇益為贖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
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
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有餘恨則士
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舉無任戰汗墮
越之至不宣宗元惶恐再拜

至成中秋日閱至此卷久陰新霽天高氣清月色之佳可知也 虞惇記

是夜玉符齋中雅集得見月華五色陸離光華浮動真希世之奇觀也 惇再記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四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啓

上廣州趙宗儒尚書啓一本啓上更

某啓某天罰深重餘息苟存元和元年子厚母盧氏卒于永州沉竄埃罪朝

不圖文伏謁無路不任荒恋之誠伏念宗元初授御史之日

尚書與杜司空杜黃先賜臨顧光耀里閭下情至今尚增惶

揚頃以黨與進退投竄零陵囚繫所迫不得歸奉松檟哀荒

窮毒人理所極親故遺忘音况於他人朝夕之急饘粥難繼

饘音延切宗祀所重不敢死亡偷視累息已逾數月伏以尚

書德量弘納義風遠揚收撫之恩始於枯朽敢以餘喘上累

深仁伏惟惻然見哀使得存濟悽悽荒懇音日勤也叩顙

南望竊以動心於無情之地施惠於不報之人古烈尚難况

在今日而率然干冒決不自疑者蓋以聞風之日久嚮德之

誠至振高義於流俗之外合大度於古人之中獨有望於閣下而已非敢以尋常祈向之禮當大賢匍匐之仁匍音扶又音蒲匍音伏又蒲墨切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夙夜忖度果於自卜方在困辱不敢多言伏紙惶恐不勝戰越謹啓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

某啓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伏匿嶺下于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魄幸蒙在宥得自循省豈敢微聞於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之際以求心於萬一者哉相公以含弘光大之德廣博淵泉之量不遺垢汚先賜榮示奉讀流涕以懼以悲屏營舞躍不敢寧處屏步丁切屏營功懼兒是將收孟明於三敗左傳秦子孟明伐鄭晉敗孟明于穀及二子孟明伐出責曹沫於一舉沫莫具莫佩二劫史記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上首劫桓公也俾折脅臍脚之倫臍音批刑名前漢臍乃許盡歸魯之侵也

於宋卒相中山范離拉得自拂飾以期效命於鞭策之下此誠大君子并容廣覽棄瑕錄用之道也自顧孱鈍無以克堪祇受大賜豈任負戴精誠之至炯然如日拜伏無路不勝惶惕輕冒威重戰汗交深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撫問啓

某啓當州負外司馬李幼清傳示尚書委曲特賜記憶過蒙存問捧讀喜懼浪然涕流浪音慶幸之深出自望外伏惟尚書鶚立朝端風行天下入統邦憲出分主憂控此上游式是南服凡海內奔走之士思欲修容於轅門之外躡履於油幢之前僅傳切譬之涉蓬瀛登崑閩閩音浪海中三神山曰蓬萊方丈瀛州又崑崙山有二角不可得而進也某負罪淪伏聲銷跡滅固世俗之所棄親友之所遺敢希大賢曲見存念是以展轉歎嗟晝詠宵興願為廝役以報恩遇瞻仰仰霄漢

貌焉無由網羅未解縱羽翼而何施囊檻方堅雖虎豹其焉
往不任踊躍懇戀之至謹奉啓起居輕黷威嚴倍增戰越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為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雜然相顧繼
以歎息知為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間執直道之所行
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
之藝術志氣為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以中間因緣陷在
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符載為韋臯支使時為劉闢真贊
云行義則固輔仁則通它年良觀
麟閣之中及闢敗載素服請罪高崇文
以其贊有行義輔仁之語札而釋之而為見忌嫉者橫致
唇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
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戰前漢劉向傳註
交戰謂守衛者凡諸侯之
欲得符君者城聯壤接而感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
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臂俛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

先得則衆皆快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
下流多謗一本作
謗字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瞻望清
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瀆陳賀不勝戰越不宣

與邕州李域中丞論陸卓啓

某啓伏以至公之道施恩而不求報獎善而不為功所以振
宣幽光激勵頹俗誠大君子所蓄積也竊見故招討判官試
右衛胄曹參軍陸卓生稟清操長於吏理累仕所至必有休
聲至一本作
聲有一本作獲再舉府曹績用茂著頃以狂賊李元慶劫取
留後擅樹兇徒搆災翦禍期在旦夕一夫見刃莫為己用而
卓以此時特立不懼終翦強暴以寧師人既而不幸嬰疾物
故不獲一日趨事以受其職有功未報有善未錄伏承閣下
言論之餘每所嗟異優給家屬恩禮特殊行道之人皆所欽
伏懼錄其事跡奏一贈官使懷憤之魂知感恩於地下秉志

之士思受命於門庭足以勸獎三軍豈止光榮一族伏惟不棄狂瞽特賜裁量幸甚幸甚某與卓未嘗相識敢率愚直以期至公經讀威嚴伏增戰悚謹啓

謝李中丞啓安撫崔簡

一本作謝李中丞安撫崔簡或屬啓

某啓伏見四月六日敕刺史崔簡以前任贓罪決一百長流驩州伏奉去月二十三日牒崔簡家口驩州安存并借官宅什器差人與驅使伏惟中丞以直清去敗政以惻隱撫窮人罪跡暴著則按之以至公家屬流離則施之以大惠各由其道咸適于中威懷並行仁義齊立繩愆糾繆列郡肅澄清之風匡困資無闔境知噢咻之德音休又許主切左氏作煥休之聲乃在巡屬慶懼交深伏見崔簡兒女十人皆柳氏之出簡之所犯首末知之蓋以風毒所加漸成狂易音替不知畏法坐自抵刑名爲贓賄卒無儲蓄得罪之日百口熬然叫號

羸頓不知所赴儻非至仁厚德深加憫恤則流散轉死期在須臾某幸被縲囚又沐恩造至於骨肉又荷哀矜循念始終感懼無地謹勒祗承人沉澹奉啓陳謝下情輕瀆

上湖南李中丞啓

一本啓字上

某啓某嘗讀列子書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地而窮若不好士使之然乎子陽於是以君命輸粟於列子列子不受出列子說符篇固常高其志又讀孟子書言諸侯之於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賙之賙之亦可受也又怪孟子以希聖之才命代而出不卓然自異以潔白其德取食於諸侯不以爲非斷而言之則列子獨任之士唯已一毛之爲愛故遁以自免孟子兼濟之士唯利萬物之爲謀故當而不辭今宗元處則無列子之道出則無孟子之謀窮則去讓而自求至則捧受而無慙斯固爲貪凌苟冒人矣董生曰明

明求財利唯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鍾仲舒是皆詬耻之大者而無所避之何也以為士則黜辱為農則斥遠無伎不可以為工無貨不可以為商抱大罪與窮微暗以當惡歲而無廩食又不自列於閤下則非所以待君子之意也伏惟覽子陽孟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惶惶然控于他邦重為董生所笑則縲囚之幸大矣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啓

凡士之當顯寵貴劇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何也彼將曰吾勢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其報也必細居窮厄困辱則感槩捧戴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其報也必巨審矣故凡明智之君子務其巨以遺其細則功業光乎當時聲名流乎無窮其所以激之於中者異也若宗元者可謂窮厄困辱者矣世皆背去顯賴曠野獨賴大君子以明智垂仁問

訊如平生光耀囚錮若被文繡嗚呼世之知止定者鮮矣既受厚遇則又有不已之求以贖閤下之嚴威然而亦欲出其感槩捧戴而效其巨者伏惟閤下留意裁擇幸甚幸甚伏以外族積德儒厚以為家風周齊之間兄弟三人咸為帝者師解見前送盧傳序孝仁之譽高於他門伯舅叔仲咸以孝德通于鬼神為文士所紀述相國彭城公嘗號于天下名其孝以求其類則其後咸宜頌大光寵以充神明之心今乃彫喪淪落莫有達者豈與善之道無可取耶老子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獨內弟盧遵其行類諸父靜專溫雅好禮而信飾以文墨達于政事今所以聞於閤下者無忤於心無愧於色焉以宗元棄逐枯槁故不求遠仕務顯名而又難乎其進也竊高閤下之舉賢容衆故願委心焉則施澤於遵過於厚賜小人也遠矣以今日之形勢而不廢其言使遵也有籍名於天官獲祿食以奉養用

成其志一舉而有知恩之士二焉可不謂務其巨者乎伏惟
試詳擇焉言而無實罪其敢逃一本罪字下有也字進退恐
懼不知所裁不宣謹啓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啓

上權德輿補闕温卷啓

時年十八一本啓字上有决准退字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邇賤視貴聽所由古矣切以宗

元幼不知耻少又躁進拜揖長者自干幼年是以遷俊造之

未跡

篋初

廁牒計之下列賈藝求售

賈音

聞無善價

聞音

切載文筆而都儒林者匪親乃舊率皆携撫相示談笑見昵

嗟咿遂巡為達者

嗟

一

角切

嗟於

祈切

無乃

覩其

樸者

鄙

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長耶將行不拔異操不砥礪學不該廣

文不炳耀實可鄙而薄耶今鴛鴦充朝而獨干執事者特以

顧下念舊收接儒素異乎他人耳敢問厥由庶幾告之俾識

去就幸甚幸甚今將慷慨激昂奮攘布衣縱談作者之筵曳

裾各卿之門抵掌我弁厚自潤澤進越無慙汗達者之視聽

狂狷愚妄固不可為也復欲俛默惕息疊足榻翼拜祈公侯
之闡跪邀賢達之車竦魂慄股兢恪危懼榮者倦之彌忿厥
心又不可為也若慎守其常確執厥中固其所矣則又色平
氣柔言訥性魯無特達之節無推擇之行瑣瑣碌碌一孺子
耳孰謂其可進孰謂其可退抑又聞之不鼓踴無以超泥塗
不曲促無以由險艱不守常無以處明分不執中無以趨夷
軌今則鼓踴乎曲促乎守其常而執厥中乎浩不知其宜矣
進退無倚宵不違寐乃訪于故人而咨度之其人曰補闕權
君著名踰紀行為人高言為人信力學探文舟披以時儕稱雄
時一本子亟拜之足以發揚對曰袁燕石而履玄圃
為室周客觀之突曰此燕石也與毛鷲不殊
又崑崙山有玄圃晉書云若玄圃之積玉
海注文靈賦詩序夜光散於魚目抵取謂耳曷予補乎其人
注夜光寶珠也魚目亂真珠也
曰跡之勤者情必生焉心之恭者情必報焉况子之文不甚

鄙薄者乎苟或勤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勗勵爾行輝耀爾
能言為建瓴建音響瓴音零晨發夕被聲馳而響溢風振而
草靡可使尺澤之鯢鯢音奚奮鱗而縱海密網之鳥舉羽而翔
霄子之一名何足就矣庶為終身之遇乎曷不舉馳聲之資
挈成名之基授之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可也愚
不敏以為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為色取象恭大賢所
飫朝造夕謁大賢所倦性頗踈野竊又不能是以有今茲之
問仰惟覽其鄙心而去就之潔誠齋慮不勝至願謹再拜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啓一本啓字上
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
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叩而享不介而合則其舉必
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遁去遼闊千祀何為乎今之世哉若宗
元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有恢傑之才學不能探奧義

窮章句爲腐爛之儒雖或實力於文學勤勤懇懇于歲時然而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恢作者之聞見勞費翰墨徒爾拖逢掖曳大帶游於朋齒且有愧色豈有能乎哉閣下何見待之厚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戴不肖之容雖振身泥塵仰晞雲霄何由而能哉遂用收視內顧頰首絕望願與甘以沒沒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瑣瑣之著述幸得流於衽席接在視聽閣下乃謂可以蹈遠大之途及制作之門決然而不疑介然而獨德是何收採之特達而顧念之勤備乎且閣下知其爲人何如哉其兒之美陋質之細大心之賢不肖閣下固未知也而一遇文字志在濟拔斯蓋古之知己者已故曰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則亟來而求者誠下科也宗元向以應博李宏詞之舉會閣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當此之時意謂運合事并適丁厥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

何閣下以鯤鱗之勢不容尺澤悠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逐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己猶在豈若是求多乎哉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于師矣太上有專達之能乘時得君不由乎表著之列而取將相行其政焉其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榮不由乎舉甲乙歷科第登乎表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也未嘗歷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吾何爲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爲悅者也有爭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爲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爲悅者也有樂行其政者以理天下爲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爲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

敗亦一矣故曰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然則幸成其
身者固末節也蓋不知來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達之士而
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遇審矣伏以閣下德足
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
首誠為賢達之表也顧視下輩豈容易而收哉而宗元撲野
昧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
求達不可以言乎才秉翰執簡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
場應對刺繆經旨刺勅葛也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
付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哉叨冒大遇穢累高鑒喜懼交爭
不克寧居竊感荀瑩如實出己之德荀瑩音嬰左傳成公二年
有將實諸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敢希豫讓國士遇我
歸之賈人如晉荀瑩善視之如實出己敢希豫讓國士遇我
之報史記伏候門屏敢俟招納謹奉啓以代投刺之禮伏惟
以知己之道終撫薦焉不宣宗元謹啓

上裴晉公度獻唐雅詩啓

宗元啓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於大雅載在史官然而
申甫作輔方召專淮夷之功申伯甫侯魏邴謀辜辜趙致罕
羌之績魏相邴吉辛武賢趙充國文武所注中外
莫同伏惟相公天授皇家聖賢克合謀叶德一以致太平入
有申甫魏邴之勤出兼方召辛趙之事東取淮右平吳元北
齊也
服恒陽恒陽恒州也謂成德節度使王
承宗獻德棣二州遣子入侍略不代出功無與讓
故天下文士皆願秉筆牘勤思慮以贊述洪烈闡揚大勳宗
元雖敗辱斥逐守在蠻裔猶欲振發枯槁決疏潢汙罄效蚩
鄙少佐豪髮謹撰平淮夷雅二篇恐懼不敢進獻私願徹聲
聞于下執事庶宥罪戾以明其心出位僭言惶戰交積無任
踴躍屏營之至不宣宗元謹啓

上襄陽李僕射愬獻唐雅詩啓

宗元啓昔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故其
詩曰江漢之訔王命召虎音虎召其卒章曰于周受命自
召祖命以明虎者召公之孫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而得
閣下亦出江漢以平淮夷克承于先西平王李晟封西平王其
事正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施後代豈聖唐
之文雅獨後於周室哉宗元身雖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爲
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墜斯時苟有輔萬分之一雖
死無憾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齋沐上獻誠醜言淫聲不足以
當金石度繼代洪烈裨官里人得採而歌之押蒲瀾切前漢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裨官注細米為裨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王若欲知閭巷風俗故立裨官使採說之又國語云為里人所命以宰也不勝憤踊之至輕瀆威重戰越交深謹啓

上揚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啓

宗元啓始閣下爲尚書郎薦寵下輩士之顯於門閭者以十

數而某尚幼不得與於斯役及閣下遭讒妬在外十餘年又

不得效薄伎於前以希一字之褒貶公道之行也閣下乃始

爲贊書訓辭擅文雅於朝以宗天下永貞元年李吉甫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十一月

囚錮視日請命進退違背思欲一日伏在門下而不可得常

恐抱斯志以沒卒無以知於門下冥冥長懷魂魄幽憤故敢

及其能言責書編文冒昧嚴威以畢其志伏惟觀覽焉幸甚

幸甚閣下相天子致太平用之郊報則天神降地祇出用之

經邦則百貨殖萬物成用之文教則經術興行用之武事則
暴亂翦滅依倚而冒榮者盡去幽隱而懷道者畢出然後中
分主憂以臨東諸侯而天下無患元和三年九月李吉甫罷為淮南節度使盛德
大業光明如此而又有周公接下之道斯宗元所以廢錮濱
死而猶欲致其志焉閣下倘以一言而揚舉之則畢命荒閭

固不恨矣謹以雜文十首上獻縲囚而干丞相大罪也寧為有聞而死不為無聞而生去就乖野不勝大懼謹啓

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啓

宗元啓六月二十九日衡州刺史呂溫道過永州辱示相公手札省錄狂瞽收撫羈縲沐以含弘之仁忘其進越之罪感深益懼喜極增悲五情交戰不知所措宗元質性庸塞行能無取著書每成於廢疾進德且乏其馨香常願操筆醫門操以醉刀切二切切拘溜蘭室良辰不與夙志多違昨者踊躍殘魂奮揚蓄念激以死灰之氣陳其弊黨之詞詞本作辭同篇正西切曹子建書云家有弊黨家之千金致之煙霄分絕流眄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衣濫褻於赭衣赭音者前漢注龍門俯收於堦井夫子獨不懶藻鏡洞開而秋毫在照文津傍暢而寒谷生輝化幽鬱之志若覲清明換兢危之心如承撫薦非常之幸豈

獨此生伏以淮海劇九天之遙瀟湘參百越之俗傾心積念

長懸星漢之上流形委骨永淪魑魅之群魑魅莫類

之地與魑魅為羣何以報恩唯當結草左傳魏顆事無任喜懼感戀之至

上江陵趙相公寄所著文啓趙宗儒

宗元啓宗元往者嘗侍坐於崔比部崔鵬字聞其言曰今之

為文莫有居趙司勳右者貞元年趙宗儒自臨邛自是恒欲

飾其所論著薦之閣下病其未就將進且退者殆十數焉幸

以廢逐伏匿獲伸其業類於向者若有可觀然又以罪惡顯

大甘死荒野不能出其固陋以求知於閣下則固昧昧徒生

於世矣謹獻雜文十首倘還以數字定其是非使得存於世

則雖生與蠻夷居魂與魑魅游所不辭也輕瀆威重伏增惶

灼一作謹謹啓

上嚴東川寄劔門銘啓嚴礪

負泥塗者遂自濯於清源快心暢目不知所喻伏以聖人之
道與其進也不保其往故敢藻飾文字洗滌心神致之門下
祇俟嚴命伏惟收撫獎勵以成其終謹獻雜文三十六首冒
昧上瀆無任踊躍惶恐之至

上李中丞所著文啓

李中丞

宗元啓宗元無異能獨好為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
今者畏罪悔咎伏匿惴慄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
舒吐幽鬱因取筆以書紉韋而編巾坡略成數卷伏念閣下
以文章昇大僚統方隅而宗元幸緣罪辜得與編人齒於部
內不以此時露其所為以希大君子顧視則為陋劣而自弃
也敢飾近文及在京師官命所草者凡三卷合四十三卷不
敢繁故也倘或以為有可采者當繕錄其餘以增几席之汚
去就鄙野伏用兢惶謹啓

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記啓

訾即後切
又音紫

右伏奉處分令撰訾家洲亭記伏以境之殊尤者必待才之
絕妙以極其詞今是亭之勝甲於天下而猥顧鄙陋使為之
記伏受嚴命不敢固讓退自揣度惕然汗流累奉游宴切觀
物象涉旬摸擬不得萬一竊伏詳付進退若墜久稽篆刻則
有違慢之辜速課空薄又見踈蕪之累憊期廢事尤所戰慄
憊與同謹修撰訖上獻退自跼踏音局不知所裁無任墮越惶
恐之至

上河陽烏尚書重胤欲獻文啓

陽烏尚書

宗元啓伏以尚書以碩德偉才代著勳烈兩河定亂三城建

功烏重胤少為潞州牙將盧從史奉詔討王承宗陰與賊通

陽有二三城故曰河鼎彝竹帛未足云紀進臨汝上元初九年

汝州刺史充河陽控制東方噫然長城朝野倚賴宗元雖

屏弃遐壤而飽聞德聲所恨不獲親執鞭弭以備戎伍數左氏其左批鞭弭夙夜踴躍不克寧居伏以威稜所加狂狡已震謂莫大之績重復增崇小子久以文字進身嘗好古人事業專當具筆札拂縑緗音兼贊揚大功垂之不朽瞻望霄漢忝慕交深冒瀆威嚴伏增戰越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表

禮部為百官上尊號表

憲宗即位宗元尚為禮部員外郎緣作此表後元和三年憲宗方上尊號

臣某言伏以聖王之纂承天位也臣子必竭懇誠獻尊號安敢為佞禮在其中一則以告天地神祇二則以奉宗廟社稷三則以安華夏變弱弱大稱其可廢乎臣等誠懼誠望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叶周文之孝德齊大禹之約身弘帝堯之法天過殷湯之解網未逾周月四海將致於時雍俯及元正率土更欣於再造然神人之願億兆之情有所不安率謂未及善者以為帝德廣運而尊號猶闕郊廟備禮而祝嘏无辭緘帖凡百兢懷華夷屬望臣謹按昔臯陶之頌舜伊尹之頌湯皆臣子至公面揚君父以敷於當代以播於無窮夫

豈飾哉率由事實帝王尊號蓋漸於此皇家光被四表祖宗
列文時當太和尊號表德耳目所接簡牘斯存稽之於前典
則如彼考之於聖朝又如此今龜筮習吉元正戒期當品物
惟新之時乃皇王大禮之日陛下郊天地饗宗桃他廟也
陽協和動植交暢不建至尊之稱証恐違列聖之心所以
臣等冒死陳聞請上徽號伏惟陛下小謙讓之節安延企之
情特詔名儒礼官百寮庶尹詳明故實議崇聖德則人望允
厭神心獲安山川效靈光贊无疆之壽祝史陳言信本求
彰不朽之功臣等蒙国寵榮備位班列無任懇望之至

第二表

臣某等言臣等再陳丹懇請獻鴻名天心未從僭越無措臣
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按堯曰咨爾舜舜曰格爾禹湯曰
吾自甚武自號曰武王出史記則堯舜禹湯皆當時王者之

號也考皇帝之故實徵往聖之憲章允協礼經煥乎圖牒伏
惟皇帝陛下允恭克讓約已謙尊參天兩地之功為而不有
安上理人之德置而不論至心王言非群下所仰望也然臣
等伏以為尊號者所以類上帝饗祖宗万人所稱百蛮所仰
表聖德於率土播天聲於无疆臣下請之之謂礼帝王承之
之謂孝孝大於讓礼先於謙百王不刊之典安可得而廢也
臣等又以春秋亦於五始元者一歲之首春者四時之首王
者受命之首正月者政教之首郊天大礼者立極之首今天
地交泰俯臨元辰正始之美正當其運陛下確違群願固守
謙冲此臣等所以兢惕失圖惴惶无措上冒嚴憲敢逃厚責
伏乞俯垂天聽察納微誠詔礼官議臣所請揆日推礼虔奉
鴻休及敬於此猶恐天光未照三獻无徵彷徨闕庭伏待斧
鑕職日无任瞻望之至

禮部賀冊尊號表

元和十四年作冊尊號表

臣某伏奉月日制陛下膺受尊號率土臣子慶抃无窮臣聞
立極之大四海无以報神功配天之尊万物不能崇聖德唯
有徽號是彰中興所以上探天心下極人欲謝伏惟元和聖
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統承千載光被六幽蠢賊及除
福應皆集有首有趾咸識太平勲臣增爵祿之榮戎士加賞
延之寵片善必錄微功及昇獨惟聖暮事絕酬答万国缺望
壘又難結城百工怨思是以啓元和之盛典延昊穹之景祚
理歷凝命寔曰聖文和衆定功時惟神武運行有法天之用
變化乃應道之方鬼神協謀美夏同志大禮既建鴻恩遂行
歡呼遠布於九圍師字滲澆普周於八裔壘音鹿謂漸
下慶超遂古美冠將來臣獲守亦蠻荒遠承大典潢汚比陋河

清幸遂於千年塵壤均微山呼願同於萬歲无任慶賀屏營
之至屏營切

為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三首

德宗時宗元為藍田尉作

臣某言某月日諸縣耆老某等若干人詣臣陳狀辭意迫切
以陛下尊號未復請詣闕上表者人心已鬱安可久違天意
實勤諒難固拒抗狀感悅深契微誠臣某誠懇誠迫頓首頓
首伏惟皇帝陛下聖神之功貫於天地文武之道超乎古今
德宗建中元年羣臣上尊號曰聖文武皇帝盛德愈大而
謙光益深玄化已成而徽號未復遂使神祇缺望人庶怨思
沐浴鴻澤者敢懷晷刻之安捧戴皇恩者不知寢食之適負
愧懷憤万方一心日日以冀遂淹星歲况今地不愛宝致百
穀之豐稔天惟降衷呈衆瑞而繁委汚萊瘠鹵之地混成大
田齊也國郎古切草木蟲獸之微化為神貺万靈垂

鑒昭然甚明此而不從臣所大感矧又兵戎未戢夷狄咸懷
昭然長春昭一本樂以終日是以耆老等深感聖育踊躍不
寧上奉天恩跼蹐知懼弱音頓顙闕下願復鴻名不謀而
同無期而至此皆上玄幽贊以誘其衷列聖垂靈以悟其意
臣以為陛下當敬于斯旨不可忽也臣又伏以陛下賞功與
能率賢出滯小言不發片善是褒豈可使臣子之效雖微而
必旌君父之德盡美而無稱凡在樓載一本此下更有不勝
懇倒恐懼之至一本恐懼謹封耆老等狀奉表昧死陳請以
聞謹言

第二表闕

第三表

臣某言臣伏以耆老等並發丹誠將貫白日請復徽號以光
聖謨臣以其懇款自中不可禁止遂抗表陳請備述微誠伏

奉愚詔批荅未蒙允許者衆心尚阻天意未從懇迫逾深兢
惶無措臣某伏惟皇帝陛下道大益謙化成彌損雖江海善
下每應朝宗之心老子云江海所以能爲下者以其善下也而日月居高久稱
照臨之位况復上承天命下覩人誠若然辭之理有不可伏
以陛下功參造化政體乾坤萬邦宅心百靈效職此聖之至
也明並兩曜信如四時先天不違窮神知化此神之極也道
德純被禮樂興行宸翰動於三光睿藻窮於六義此文之備
也五兵不試周禮五兵注戈七德咸宣武禁暴戢兵保大定
助安民和衆豐財也武有七德殊方者知歸負固者率服此武之成也黃龍
皓兔甘露慶雲神禾嘉瓜祥蓮瑞木萬物暢遂百穀茂滋此
天之至靈也黎老班白伏守闕庭鰥嫠童幼慶謹歌道路
此人之至誠也有其德而無其號拒乎天而違乎人雖陛下
謙讓之至美抑非臣心之所安也伏以賤志難明微誠莫達

戴天弥懼履地益慚不任懇迫屏營之至伏願早建大號以
称天人之心謹再奉表昧死陳請以聞

為耆老等請復尊號表二首一本无首字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臣某等言石靈等附臣伏
以陛下尊號未復一十九年盛德彌光大化益被光大大一本
加以休徵咸集福應具臻至於今歲紛綸尤盛風雨必順生
長以時五稼盡登萬方皆稔神意人事正在於斯天不可違
時不可棄臣等誠懇誠迫頓首頓首臣聞恩深必報德盛必
崇以陛下九重之尊推崇无上以陛下四海之大報效何施
唯有尊名用光聖理闕然未復誰所敢安臣心則微天意甚
重伏惟皇帝陛下體昊穹以施化度上帝以致誠今即千祥
應期百神奉職飛走之物皆已效靈草木之類咸能應聖天
命降於上人誠發於中此而可辭孰云有奉况復野多滯穗

畝有餘糧足食之慶充溢於京垣垣与垣同直鉅切水中可居曰垣詩魯孫之庚如地

如阜財之謠歡呼於道路盡非人力皆是天成神祇之望既
勤遐迩之心又迫况臣等得生邦甸幸遇盛明身軀髮膚盡
歸於聖育衣服飲食悉自於皇恩被玄化而益深望鴻名而
未覩墜倒之至夙夜不寧謹詣光順門昧死請復聖神文武
之號以副天地宗社之心使海内赤子得安其所臣等不勝
懇倒迫切之至

第二表一本以此表補京兆府請復尊号第一表之闕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臣石靈等言伏奉墨詔批臣所請復尊
號未蒙允許者捧對惶遽不知所裁天實命之於臣何有臣
等誠懇誠懼頓首頓首臣聞聖君以奉天為心不以執謙為
德以順人為大不以崇讓為優今陛下深拒天人之誠猶懷
謙讓之道臣等愚惑未知所歸且百祥荐臻特表昊穹之騰

五穀蕃熟用彰后土之勤億兆嗷嗷籲天請命上下交
應幽明同心舉而違之臣所未識况臣等共被仁育同臻大
和陛下德達上玄以豐人之衣食道躋壽域以延臣之歲年
沐浴皇風二十餘載兒童感化鰥寡知恩故臣等出鄉之時
歡呼遍野閭里勉臣以不進不止妻孥誓臣以不遂不歸唯
竭血誠退無面目便當殞首闕下終不徒還伏惟陛下照臣
懇迫之情一本作誠字哀臣羸老之命臣等不勝嗚咽慙恨之至
謹奉表陳謝以聞

禮部為文武百寮請聽政表三首

順宗時留
本一作四首

臣某等言臣聞大道必體於至公大孝莫高於善繼上觀列
聖旁考前王罔不俯就禮文仰承大事嚴奉宗廟慰安元元
然後德教惟新邦家永固伏惟皇陛下寢苦泣血古詩廉
居後以悲素無時貫于神明動于天地未臨庶政猶狗至誠
為覆席

凡在人臣孰不哀懼伏惟先聖遺音俾陛下抑哀而聽政本
朝乏人使臣等竭忠以奉上非敢懼死輒布懇詞期於必從
以慰寰宇且王業至重軍國方殷一日萬機不可暫闕伏願
追遵顧命蹈履成規恢王者華夷之望順上帝乃眷之懷臣
等不勝哀迫誠懇之至

第一表

晏元獻本據文苑英華此表
乃是林逢請所政第二表

伏奉大行皇帝知陛下至性自天恐陛下執哀過毀上惟九
廟之重下念萬務之殷故遺詔丁寧俾遵舊典今百辟卿士
顯然在庭瞻望清光已七日矣固陳誠請猶未允從內外憂
惶莫知所出臣聞大孝之本繼志為難酌禮之情得中為貴
是以哀迷期數哭泣有常俯而就之聖人所重禮記檀弓上
子思曰先王
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
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知難繼也君子不為同上季子臯
曰買道而葬
後難也伏願少抑哀懷仰遵理命理即治也以副神祇之望以安億

兆之心光祖業於無窮流德化於天下凡在臣子孰不悲戴

又第二表晏元獻本按文苑英華此乃宗元所作

臣某等言臣聞聖凡殊塗邦家異禮故王者捨己從物用身

許天雖居達喪通也猶以事奪伏以天行皇帝謂德宗道成鑄

鼎仙等御龍黃帝採首山銅鑄鼎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

人因名其萬姓長號九有顛望陛下以聰明睿聖嗣守寶

圖爰及宅憂迨茲累日而孝思罔極尚輟乃雍之言高宗諡

不言言庶政未釐頽闕如絲之命臣等嘗覽載籍粗知喪紀

若成周顧命歷代猶遵西漢詔音前王所奉謂漢文帝遺

授蓋事歸至當則不可不遵禮貴從宜則不得不守理固然

也臣等是以上陳愚懇輕瀆宸嚴冀遂血誠俯親國政而陛

下執喪逾切聽理未聞億兆嗷嗷不知所訴臣以為天子之

孝在於保安社稷司牧丞烈功超百王慶流萬代亦何必守
臣下之小節蔑皇王之大猷固阻羣情務成謙德伏願以遺
詔為念奪在疚之懷就臨軒之制天下幸甚

第二表

伏以萬機至重道旨難違再獻表章上塵旒宸精誠徒竭天

意未迴內外遑遑人神企望臣聞王者之孝異於匹夫禮不

相訟余專道資道變當承平之代故殷帝宅憂而不言商高

遇有事之時則周王未葬而誓衆武紂况今戎車猶駕邊候

多虞兩河之寇盜難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亂者思理危者求

安天下嗷嗷正在今日誠宜抑其至性以副羣心成先帝之

大功繼中興之盛業豈可寢苦啜泣山詩庶政闕然九

廟之靈何報萬方之望何塞臣等職參樞近誠切邦家若陛

下未忍臨軒尚持前志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不勝哀迫

懇切之至

賀踐祚表順宗即位宗元代節鎮作此

臣某言太子中舍嚴公弼至公弼乃山用西道節度嚴震之子奉某月日勅

書慰諭伏承陛下以其月日虔奉典冊元昇寶位凡在羣生

孰不慶幸臣某誠懼誠抃頓首頓首臣聞天地泰而聖人出

雷雨解而品物榮解下是以五行迭用木火更其位十葉重

光宗廟輔其德殷宗龍默再開成湯之業漢文聰明克承高

祖之緒陛下重離出曜躰乾繼統主鬯彰孝恭之美撫軍著

神武之功欽承遺訓承一本奉字永保鴻業道密之中施雨露以

被物遐邇之地觀日月之繼明則四維之外八極之表人神

胥悅草木皆春煦嫗生成不失覆載煦呼句切嫗於遇天以氣煦地以形嫗

况臣謬膺藩守累受國恩爰自出身洎乎領鎮沐浴聖澤優

游昌時不獲覩闕庭之禮展臣庶之分戴天賀聖倍萬恒情

禮部賀改元貞元年表貞元元年表禮部賀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誥今月九日册皇帝改貞元二十一年

為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以前應犯死

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降一等者寶印方始聖曆周章載宣

臨照之明遂施渙汗之澤臣某等誠無誠賀頓首頓首伏以

重光下濟積慶旁行漢祖推奉教之尊刑漢高祖紀詔曰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朕

被堅執銳平暴亂立諸侯皆太文王遂無憂之志中庸无憂者其唯文

王乎以王季為正名紀曆名一本表運行於萬方宥過輕刑

流汪濊於四海濊於廢鳥外二切汪濊多歡呼抃蹈遐邇偃同臣

某等親奉聖壽仰承大化踊躍之至位萬恒情無任蹈舞欣

慶之至

禮部太上皇誥宜令皇帝即位賀表順宗傳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太上皇制命陛下即皇帝位光奉寶圖

不承鴻業溥天率土慶躍難勝臣某等誠喜誠抃頓首頓首
臣聞皇建其極存諸大訓帝出于震著在易經繼明以照于
四方重熙以臨於萬國動植品彙永賴昭蘇山川鬼神咸用
欣戴臣某等獲備班列親仰聖明踴躍之誠倍萬恒品無任
抃躍喜慶之至

禮部賀立皇太子表 廣陵王 即憲宗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二十四日制廣陵郡王宜冊為皇太子
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者天序有奉皇圖載寧臣
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臣聞商書載以貞之文漢史傳早
建之議前漢文 帝紀不惟立愛其在繼明一本其陛下奉率前規
敷揚盛典顧茲守器之重爰正承華之位寧義方之教載錫
嘉名崇建樹之禮式光典命以長而立自符於慎擇必子之
選遂合于至公邦本不搖王業弥固此皆宗社垂社稷右

心乾坤合謀保安聖運足以播休氣於四海洽大和於萬靈
食毛含齒所同歡慶臣等奉承制命蹈舞周行踴躍之誠倍
百恒品無任慶抃感悅之至

禮部賀皇太子冊禮畢德音表 貞元二年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制皇太子冊禮云畢思與萬方同其惠
澤者盛典斯舉鴻恩遂行凡在率土不勝抃躍臣某等誠喜
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克奉神休以正邦統建天下
之本宗廟以安致萬國之貞兆人攸賴典冊既備慶澤載流
既廣愛而推恩亦好生而布德緩刑而囹圄知感進勳而嗣
續增榮崇教諭之方忠良是舉嚴贊襄之禮賜與有加本一作
相旌孝悌以厚於人倫敬鬼神而修其祀事况行禮之日則
屏翳收蹟太陽宣精用彰出震之休更表重離之曜神化旁
暢皇風遠揚自華及夷異俗同慶臣某等諺參著定倍百恒

情無任懽慶踊躍之至

為王京兆皇帝即位禮畢賀表代王權賀憲宗

臣某等言臣聞大人繼明百神所以受職天子有道萬國由是承風伏以皇帝陛下續聖垂休順時御極負宸而會朝夷夏言應踐祚而統和天人幽明感通遐邇昭泰遂使祥光下燭嘉氣旁通周王謝流火之符魯史愧書雲之典食毛含齒懼抃無窮臣某等幸覩昌時獲奉大慶踊躍之至倍萬常情無任蹈舞欣躍之至

代韋中丞賀元和大赦表代宋州刺史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日制大赦天下永貞二年宜改元和元年太陽既昇煦育資始霽澤斯降膏潤無遺臣某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仁化旁流孝理弘闡紀元示布和之令肆眚見恤人之心曠然滌瑕得以遷善渙發大號申明

舊章農有薄征市無彊價動勤是錄爵秩以班寵寧間於此明澤必周於夷夏近甸輕權酌之入遠人忘水旱之災既行慶於官寮亦推恩於天屬諸生喜饗塾之廣庶老加絮帛之優量入所以備凶典廉期於變俗爰稟有客尊賢之典惟新詩周頌有客謂載奉素王宗子之道斯在天下能宗子日綸言一降庶政畢行懷生之倫感悅無量臣某等守在遐遠親奉詔條踊躍之誠倍百忭品無任感恩抃舞屏營之至

禮部賀冊太上皇后賀表憲宗即位太上皇太后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日誥良娣王氏冊太上皇后冊音良媛董氏冊太上皇德妃冊音宜令所司備禮冊命者母儀有光坤道克順陰教方行於萬國內理克和於六宮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對若天休奉揚睿旨長秋既登其正位長秋皇后所居此謂王后亦被於恩光刻音

服也禮記夫人奉養見三朝之安禮記文王周旋有四
星之輔中星正始餘三星後宮四星末豈獨配乾稱大助日為明
所以表王化之源知孝悌之本冠映千古儀刑四方臣其等
捧戴施行踴躍無地無任蹈舞欣喜之至

禮部賀太上皇后冊畢賀表永貞元年

臣其等言公月日太上皇后冊禮云畢率土臣妾慶抃無窮
臣其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以太上皇后著虞嬪之至德
嗣周母之徽音表率六宮明彰萬國陛下克修理本以暢化
源神道知事地之方人倫識尊親之大豈惟婦順斯備陰禮
用修其以播正始於王風王一本致時雍於帝典臣其等諱
塵祭位獲觀盛儀踴躍之誠倍百忭品作萬一本

賀皇太子茂代藩鎮賀廣

某言伏奉月日制書殿下祗膺茂典位副青宮精神異經曰

方有宮青石為牆高三仞即有銀榜温文光三善之名禮記
以青石碧綬題曰天地長男之宮文王
唯世子篇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皆繼照協重禹之慶萬葉固本
羣方宅心含生之徒孰不欣戴况某夙蒙期獎職在藩方懽
抃之誠倍萬忭品

御史臺賀嘉禾表貞元中劉

臣其言今日宰臣以幽州所進嘉禾圖各一軸示百寮者
伏以嘉穀順成靈貺昭格天人合應遐邇同風臣其誠懽誠
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睿謀廣運神化旁行植物知仁
祥圖應聖靈嶽不愆於贊祐燕谷用遂於生成鄒衍黍豐稔
既均知朔南之被澤休嘉克叶見天地之同和六穗慙稱於
漢臣司馬相如封禪異畝耻書於周典自中形外均慶同歡
臣其諫職憲司獲觀休瑞無任抃躍之至

禮部賀嘉禾及芝草表貞元中韋

臣某等言伏見今月某日內出劔南所進嘉禾圖及陝州所進紫芝草示百寮者珍圖煥開瑞彩交映遐迹偕至福應攸同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緝熙至道保合大和天惟發祥地不愛寶嘉禾擢質靈草抽英獻于玉庭唐叔勲同穎之異尚書云薦諸郊廟班史謝連葉之奇前漢武帝紀此泉宮生芝草九莖連葉既呈疑疑之祥盛貌又魚力切更覩煌煌之秀豐年斯著聖壽用彰飲和之人權抃無極臣某等優游至化披翫殊姿慶抃之誠倍百恒品

京兆府賀嘉瓜白兔連理棠樹等表貞元

臣某言今月日中使王自寧出徐州刺史張愔建封之子所進嘉瓜圖及白兔兒一并出陳許等州觀察使上官說所進許州連理棠樹圖示百寮者惟天眷命是降百祥惟聖欽承用膺多福臣某誠慶誠賀頓首頓首臣伏以大和所蒸至

德斯應圖物獻瑞周於遠方神瓜合形式綿表表之慶異棠連實用彰燁燁之榮一作休况金風發祥白兔來擾告有秋之嘉應者成歲於神功雜運紛紛淵天合切如斯委人盡於於壽域物咸暢於薰風况臣特感深恩欣逢衆瑞踴躍之至倍萬恒情

禮部賀甘露表貞元二十一年宗元上禮部負外郎掌尚書牋表

臣某言中使王自寧至伏奉宣聖旨出延和殿前丁香樹甘露一大会示宰臣未時又出一大会令明日示百寮甘露見降未止者玄化升聞靈貺昭答必呈充異之應以告天地之和臣某誠歡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均煦育之功敷參漉之澤大和潛達闕瑞克彰發於天霄特降宮樹朝光初燭方湛湛而不晞畏景轉炎更瀼瀼而未已綴葉而珠璣積耀盈壺而冰玉呈姿芳襲椒蘭味兼飴醴飴音怡然則零於

庭而者異紀於年以標奇漢宣帝徒矜往辰孰並茲日况樹有
一香之珍殿即延和之號所以著芳風之遠播期聖壽於無
疆事絕古今慶傳遐迩臣謬承渥澤獲覩殊祥抃躍之誠倍
萬倍品

禮部賀白龍并青蓮花合懽蓮子黃瓜等表一本此

京兆

臣某言伏見今月日內出滄洲所進白龍見圖又出西內定
禮池中青蓮花并神龍寺前合歡蓮子示百寮二十三日又
出塩州所進合歡黃瓜圖者二氣交泰萬國同和動植思協
於殊祥遐迩畢陳其嘉應披圖按牒聖理彰明臣誠歡誠慶
頓首頓首伏以天地非遠睿感必通疊瑞重祥累集宮禁池
蓮表異靈化非常敷彼清光微佛書而尤絕成其嘉實禮部
經而甚稀積慶旁流自中徂外遂使龍騰白質乘秋早應於

金行瓜合黃中表聖更彰於上德遠通邊徼近出苑園合慶
同歡周於億兆况復邦畿之內雨霽必時宿麥大穰嘉穀滋
茂和風孕育秀字靈氣陶蒸是皆發自帝心達於天意周
流升降成此歲功惠彼羣生自為嘉瑞臣某深惟多幸獲遇
斯時觀靈賦之備臻知人和之溥洽無任慶抃躍蹈之至

禮部賀白鵲表

臣某言伏奉進旨宣示前件白鵲者霜毛皎潔玉羽鮮明色
實殊常性惟馴狎臣聞聖王之德無所不至有感則應無幽
不通伏惟陛下恩霑動植仁洽飛翔故得茲禽呈休效質伏
以白者正色式表金方鵲以知來淮南子式彰冠服用符歸化
之兆克耀太平之階臣職參禁垣獲覩嘉瑞無任慶抃之至

禮部賀嘉瓜表

臣某等今日內出浙東觀察使賈全所進越州山陰縣移風

鄉百姓王獻朝園內產嘉瓜一實同帶圖示百寮者實祚惟
新嘉瑞來應式彰聖德更表天心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
首伏惟皇帝陛下保合大和緝熙庶類德馨上達神化旁行
嘉瓜發祥來自侯服質惟同帶見東書之永均地則移風知
化育之方始雖七月而食齒土歌王業之難五色稱珍東陵
詠佳賓之會阮嗣宗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五色羅朝未聞感通若斯
昭著者也臣某等遭逢聖運親仰珍圖抃躍之誠倍百怕品
無任慶悅之至

為王京兆賀嘉蓮表 王權

臣某言今日某時中使某奉宣聖旨出西內神龍寺前水渠
內合歡蓮花圖一軸示百寮者祥圖煥開異彩交映贊天地
之合德表神人以同歡臣某誠歡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
陛下道協重華慶傳種德陶陰陽之粹美空造化之精英吉

慶每見於天心發祥必自於禁掖是使雙華擢秀蓮帶垂芳
香激大王之風影耀天泉之水此約宋書文帝永嘉二十一年天泉池一蓮同幹煥

開宮沼旁映給園謂給孤獨園指靈那應期天龍護聖寶曆

夏超於小劫神功允洽於大千臣某獲覩昇平濫居榮寵聞

瑞應而稱慶仰績事而增歡無任抃蹈喜躍之至

為王京兆賀雨表 一本表下

臣某言臣昨日面奉進旨以近日少雨今月內無雨即須祈

禱今日便降甘雨者天且不違神必有據密雲與綸言繼發

時雨將天澤並流臣某誠歡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

憂切蒸黎慮深稼穡思彼未兆防於無形滲漉每出於湛恩

變化必隨於廣運宸衷暫惕已矯御天之龍聖喜既宣遂洽

漏泉之澤霽霽周布震徒威切霽對徒對切霽霽雲貌霏微四施黍稷盡成公

私皆及野夫鼓舞知帝力之玄通官吏歡呼見天心之默喻

臣某牧人京邑動仰皇靈溼澤徒加滴滴無助無任感悅屏
管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一

臣某言臣伏見今月二十四日時雨溽降伏以聖心積念天
意遽廻移造化之玄功革陰陽之常數臣某誠慶誠抃頓首
頓首皇陛下仁育蒼生恩同赤子自頃天雨未降時稼或
愆貶食齋戒至誠幽達又慮宿麥無備播種失時出於宸衷
特令賑貸時一本睿謨潛運甘雨遂周布澤垂陰隨聖澤而
俱遠滂沱積潤與恩波而共深臣某才術無聞謬司邦甸生
成必資於帝力進退何補於天工沐浴大和慙荷無極無任
慶躍屏營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二

臣某言今月十二日而奉進旨緣自春來少雨即差官

誠祈禱者十四日臣便差官分赴靈跡其日雲陰四合至十
五日甘雨遂降伏惟皇帝陛下言為神化動合天心未成旱
暵之責已積幽勤之慮眾靈受職會尉且躋於南山會焉百
教仰榮滂霈遂霑於東作仰大上聲左傳百睿暮朝降膏澤夕
周知天人之已交識陰陽之不測然則周王徒勤於方社殷
帝虛美於桑林豈若無災而早圖未禱而先應化超前聖道
貫重玄徧野同歡傾都相慶臣之欣躍倍萬怕情

王京兆賀雨表四

臣某言臣於三月二十九日奉進旨於諸靈跡處祈雨至二
十日甘雨遂降者臣聞惟聖有作先天不違發令而祥風已
興致誠而玄液旋被臣某誠欣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
下側身防患道邁周王盡力勤人功超夏后聖謨廣運驅百
靈以從風神化旁行滋五稼而流澤油雲四合膏雨溽周農

壤遂一於肥磽與切滲漉盡歸於遐迩蒸黎詠德知必自
於聖心草木欣榮如有感於皇化有年之慶實在於斯臣以
無能謬領京邑上勞宸慮運此歲功無任喜懼屏營之至

賀親自祈雨有應表五想是為外州刺史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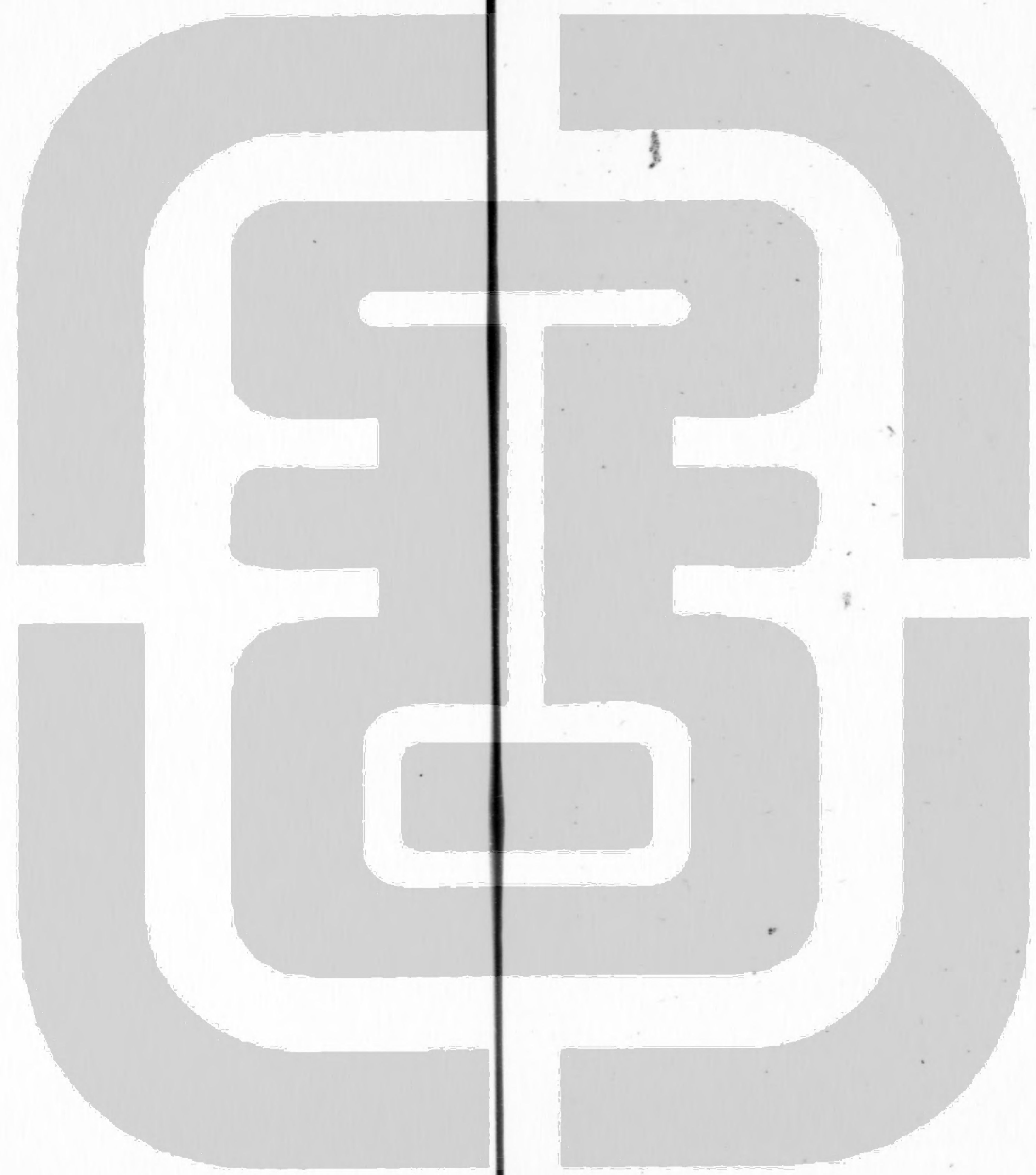
臣某言臣得上都院官金部員外郎韓述狀報以時雨未降
親自於龍堂祈禱有靈禽羣翔自成行列如隨威鳳以翼龍
舟其日降雨者謝伏以時或憇陽歲之常候式當聖日無害
豐年陛下敦本務農憂人閔雨宸慮所至天心自通故得瑞
馬迎舟掩商羊之舞家語齊有一足之鳥舒翼而跳仙雲覆
水協從龍之徵初泛酒於上宮遂滂霈於率土自中徂外皆
荷生成雨公及私靡不碩茂殷后徒勤於自翦左氏春秋
以身禱於桑林翳其周公空媿於舞雩周禮春官女巫巫臣以
其節其爪以為禱庸虛謬司垣朝有年之慶惟聖之功臣某不任

卷終

壬戌仲秋二十日校畢連宵月色甚佳久坐偶得寒疾秋光可愛強起讀此

嚴虞博記





程